

創作現象

小說：愛恨交織的主題趨向

◎保真

過去這一年，我認真看了一些發表於台灣媒體的小說作品，原因是爾雅出版社的隱地先生委託我編選《八十五年短篇小說選》。我為「年度小說選」選了十三篇短篇小說，關於我對這十三篇小說作品的評介，寫在小說選的編序〈第三十一冊成績單〉中。在此我想談一談自己對過去這一年台灣地區小說創作的整體印象和觀感。

回顧民國八十五年台灣地區的中文小說創作，可以分為幾個方面來講：一個主軸是發表於報刊雜誌的作品及出版的小說集，另一個主軸就是台灣本地作家、國外華人作家、大陸作家的作品，三種作品的比較。

報刊作品

雖然常聽文友說自從報紙增張後，副刊的地位勢微；今年一月「聯合報」舉辦「中文報紙副刊研討會」，也常聽見與會人士對副刊前途的憂慮。可是整體說來，小說創作還是發表於報紙副刊居多。這也不難理解，因為畢竟大多數報紙的副刊是每天一頁，一年下來累積的篇幅字數相當可觀，只要從中分一點給小說作品，就有相當的園地可供小說作者揮灑。

然而，副刊發表的作品文類中，以篇數計，小說並不是最多的。我分析，

大概有兩方面原因：一是由於純文學作品的讀者正急遽降低，小說相對於散文、評論、雜文及新詩，一般來說是字數比較多的文類，而且寫起來需要相當經營功夫。因此，寫小說的作者羣比起以前是減少了。第二個原因，副刊的面貌相當程度是受到主編個人風格的影響；讀者不難發覺有些副刊正逐漸遠離「純文學」的定位，副刊的作品與新聞版面相互呼應，若合符節。去年二月，有的副刊幾乎無日不是「二二八」！因此，今天台灣報紙副刊刊登的小說，比起十年、二十年，甚至更早之前，的確是少多了。

從另一方面說，報紙經營方式日趨多元，辦文學獎、徵文、專輯，都是副刊編輯的新方式。目前由報紙固定舉辦的文學獎中有小說項目的，有中央日報、聯合報及中國時報；青年日報副刊每年都會刊載軍中辦的「國軍文藝金像獎」的得獎小說。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編輯，在去年「時報文學獎」的評審過程上有創新的嘗試，先讓讀者票選預先刊出的作品，最後再決定名次。

台灣時報在過去這一年也做過一作「台灣當代小說選」專輯，從一月開始，斷續發表了好些篇短篇小說。其他報紙也有類似專輯：民衆日報副刊有「七木小說」，台灣新聞報「西子灣



1996年的台灣小說普遍表現愛恨交織的主題趨向。

刊」有「旅遊小說」，台灣日報副刊有「台灣當代小說展」。這些以「專輯」方式刊載的小說，對小說創作當有某種程度的刺激鼓舞作用。

雜誌作品

雖說報紙副刊「不太純文學」，那麼雜誌期刊中刊登的小說創作就更少了。事實上，台灣出版界今天的文學雜誌已經是屈指可數：《皇冠》、《聯合文學》、《台灣文藝》、《明道文藝》、《幼獅雜誌》幾本而已。

過去這一年，《皇冠》沿續傳統，每一期都有固定的小說專欄，例如：〈苦荬極短篇〉、〈初戀故事〉（吳淡如）、〈張容慷極短篇〉、〈心情小小說〉（陳本瑜）、〈李燕慧極短篇〉，此外還有不定期的短篇小說及長篇小說連載，例如以十個月時間刊登廖輝英的〈紅塵再續〉。就刊登小說而言，《皇冠》編輯的用心可佩。

另一本刊登小說創作較多的雜誌是《聯合文學》，這幾乎可算是當前台灣社會唯一的純文學刊物。過去這一年，《聯合文學》除了主辦「聯合文學新人獎」，選拔小說創作的新秀，十二月號刊登「巡迴文藝營小說獎」作品，在六月號又以特刊方式刊載「跨世紀小說家作品展」，特別邀請年輕的小說作者撰

寫作品。《聯合文學》給人的印象是它的小說多半有實驗性的風格；同時，藉著主辦新人文學獎及文藝營，鼓勵了後起之秀投入小說創作，功不可沒。

《明道文藝》與中央日報合辦「全國學生文學獎」多年，成績斐然，不少作家是從這個獎嶄露頭角的。《明道文藝》也有類似《皇冠》的小說專欄和不定期的短篇小說。

本地作家

過去這一年，發表小說作品的本地作家中，吳淡如每個月在《皇冠》寫一篇愛情故事，黃秋芳在《明道文藝》寫〈灌籃傳真〉。她們可算是小說的專欄作家。黃秋芳的創作力旺盛，這一年在《台灣文藝》及台灣日報都有小說作品發表，而且可以看出作者的用心認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作者。

簡嫔在台灣文藝界不是陌生的名字，她的散文作品早自大學時期就引起注意。去年，簡嫔寫了兩篇介於散文與小說之間的作品〈在密室看海〉及〈雪夜，無盡的閱讀〉，都發表於聯合報副刊。這兩篇作品都有深邃的意境，氣氛緊迫逼人。也許這是簡嫔「跨行」寫小說的起點，要繼續觀察她是否會持續寫小說。

已成名的作家中，還有李昂於《聯



《皇冠》沿續傳統，每一期都有固定的小說專欄。

合文學》七月號發表了〈空白的靈堂〉，鄭清文於《台灣文藝》四月號發表〈舊書店〉等等，林文義「從政」後，十月間在台灣日報副刊刊出一篇〈肉體的印證〉。

我認為張大春是民國八十五年最有成就的小說作家，他的長篇小說《撒謊的信徒》先在《聯合文學》連載，繼之結集出書。本書是相當嚴肅的諷刺文學，張大春不畏得罪當道，大筆為文，為台灣的混亂政局留下了小說家的見證。

去年有幾個新人的作品令人印象深刻：賴香吟、黃裕章、郝譽翔。朱少麟是一個嶄新的小說作者，她的首部長篇小說《傷心咖啡店之歌》由九歌出版社直接出書。這部小說的文筆很好，情節推展也自然流暢。但是小說的背景題材未能免俗，仍然是男女愛恨情仇，再加上一些同性戀的色彩。

海外華人作家及大陸作家

過去這一年，旅居海外的華人作家投稿於台灣媒體的不少，但多是本地讀者熟悉的名字，例如：於梨華、黎錦揚、趙淑俠、張讓、裴在美、劉裘蒂、夏烈、夏小舟、嚴歌苓、虹影。後面三位是從大陸赴海外的作家，她們的作品題材明顯地與台灣作家不一樣。似乎對大陸作家而言，即使到了海外，生命裏

最深的記憶還是當年在大陸的經歷，自然地寫那些人那些事，當中又以「改革」似乎是寫小說的好題材。

譚楷現在仍然居住在大陸，他的小說就與海外的大陸作者稍有不同，寫的是「現在」的故事。他的一篇小說〈北利亞一小站〉，獲得去年中央日報文學獎首獎，在敘事藝術上充分掌握了無疑惑，整篇小說的意境也非常崇高。這篇小說，是我選入「年度小說選」十三篇作品中最突出的一篇。

顧敘，是一個台灣讀者比較陌生的名字，這位大陸作者的《卷首玉照》發表於《明道文藝》十月號，文筆非常細膩。

黎錦揚是僑居美國多年的老作家，他早年以英文寫有關中國社會生活的小說，過去與台灣的關係並不深。前年與幾位華裔美籍作家一同應邀來台公訪問，去年他以中文一口氣寫了好些篇小說在台灣發表，並且結集出版《旗袍姑娘》，是他豐收的一年。

於梨華是老資格的作家了，去年在中華日報副刊發表長篇小說〈小子〉，結集出書時改名為《一個天使沉淪》。題材雖然俗套，於梨華寫來木三分，對於女主角被親人性騷擾後壓抑心境有深刻的描繪，不愧為寶刀老的作家。

愛恨交織的八十五年



「第32屆國軍文藝金像獎」得獎作品選輯。

如果問我對於過去這一年發表的小說作品有怎樣的綜合印象，我會毫不考慮地說：是男女愛恨情仇，是情色文學。

兩性情感常是小說的主題，這本來也很自然。因為人類複雜的情感世界裏，兩性問題常常是掀起最多波瀾的原因。可是把八十五年全年的小說做一番綜合比較，情慾的主題最常出現在小說作者筆下，這值得玩味。

張曼娟〈聽說你們相愛〉是寫同性戀；大陸作家莫言的《豐乳肥臀》是一部五十萬字的鉅著，寫的是男性對女性乳房的迷戀；李昂的〈空白的靈堂〉，是寫一位有如台獨教父的政治人物，自焚前卻在一個情婦的懷抱中，有影射意味；另一位大陸著名作家王蒙，寫的《暗殺3322》、賈平凹的〈白夜〉都是以情慾為小說主題。黃寶蓮的〈畫室的女人〉如此寫女主角的冥想：「男女之間的情愛是一種感覺，一種情愫，無法捉摸，變幻不定。」以上僅是舉其犖犖大者，詳細統計的話還有更多作品。紀明宗發表在民衆日報副刊的〈情色小說家〉，就是以一位專門寫情色小說的作家做主角。選擇這個題材，倒是掌握了社會趨勢。

宋澤萊於九月廿八日的台灣日報副刊，撰文批評中國時報和聯合報的副刊及《聯合文學》：「主要特質是善變

的、都會的、雜揉許多外來文化，就九〇年代而言，她傾向詭異奇情，她所討論的是婚姻、愛情、外遇、同性戀等議題。」宋澤萊對當前小說作品內涵的見解，倒不見得只是「兩報一刊」的現象，不如說是台灣文壇小說創作的一個大趨勢，也是受到社會整體風潮的影響。去年我應邀擔任中興大學校內學生的「中興湖文學獎」小說評審，有相當多的稿件即是以同性戀為題材。我認為這種以情色愛慾為主題的寫作趨勢，也許正是反映了當前台灣社會集體視野日趨狹窄，作者對生命的體驗和眼界，在這個背景下變得越來越小，難以超越、提昇。凌明玉在《幼獅文藝》九月號的〈圖書館之戀〉，正是刻劃了一個瑣碎、百無聊賴的年輕人的內心世界。

其實，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特別覺得張大春的小說《撒謊的信徒》不同凡響。如果撇開作品中的政治色彩不談，這部小說選擇的題材及敘事方式，都與去年的集體趨勢不同。這部小說，顯示了一位自我期許甚高的小說家求新求變求歷史定位的意向。看來在他嘻笑俏皮的言談背後，有一顆嚴肅認真的心。八十五年，應該是張大春寫作歷程重要的里程碑。